

首页

名家博览

学术视野

随笔杂谈

资料目录

课程建设

书讯影讯

动态要闻

青年园地

本月热词: 论文 评论 国际新闻 妇女 体育 经济 访谈 国内要闻 文史 科学

搜索: 在这里搜索...

标题

搜索

◎ 主页 &gt; 学术视野 &gt; 其他 &gt; INTRODUCE

## 闫顺玲 丁颖: 论五四时期女性文学中的男性形象

2012-08-30 23:21 作者: 闫顺玲 丁颖 来源: 《宁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12.5 浏览: 次 我要评

论(条) 字号: 大 中 小

**摘要:**摘要:五四时期的女作家为中国现代文学的人物画廊奉献一批个性鲜明、光彩照人的女性艺术形象的同时,也刻画了一些顽固威严的父亲、卑劣猥琐的丈夫和单纯幼稚的恋人等不同类型的男性形象。尽管这些男性形象既没有与之相对应的女性形象鲜活生动,栩栩如生,也没有同时期男

**摘要:**五四时期的女作家为中国现代文学的人物画廊奉献一批个性鲜明、光彩照人的女性艺术形象的同时,也刻画了一些顽固威严的父亲、卑劣猥琐的丈夫和单纯幼稚的恋人等不同类型的男性形象。尽管这些男性形象既没有与之相对应的女性形象鲜活生动,栩栩如生,也没有同时期男作家所塑造的同性形象那样棱角分明,清晰可见,却也从中彰显了女性在当时情况下的社会生活、社会地位、精神面貌、理想追求和对男人的愿望与要求以及男人在女性心目中的形象与位置,反映了女性在社会发展中的价值和地位。

**关键词:**五四;女作家;男性形象;父权意识

打开中国现代文学的画幅长卷,我们会惊喜地发现,不同身份、不同职业、不同年龄、不同性别、不同个性、不同教养的人物形象纷至沓来,阵容庞大,蔚为壮观,其中不少是出自女性作家的妙手纤笔。同时,我们也会惊奇地发现,男作家笔下的男女人物形象“平分秋色”,“比例均衡”,有涓生,则有子君;有祥子,则有虎妞;有觉新、觉民和觉慧,则有梅芬与瑞珏、琴和鸣凤;有周朴园、周萍、周冲,则有鲁侍萍、繁漪、四凤等等。而女作家笔下的女性形象个个个性鲜明,光彩照人,而与之相对应的男性形象或缺席少位,或模糊不清,或柔弱不堪,呈“阴盛阳衰”之势。当然,从第一代女作家至新中国成立之前登上文坛的女作家的创作,这一现象发生了变化,男性形象渐趋清晰明朗了。

女作家们在五四这股强劲的东风吹拂下,进“学堂”,找工作,闯社会,反对旧礼教,接受新思想,追求理想自由的幸福生活,女性意识的提高和女性解放的程度都是前所未有的。但是她们离开父母家庭到女校求学或教书,基本还是在“女儿国”里生活和活动,交际面依然很窄。与异性的接触仍是“犹抱琵琶半遮面”,无法真正走进男人的生活,进入他们的心灵世界,感受他们的思想,在这些初涉文坛的女作家头脑中对新型的男性形象还没有形成一个清晰可感的轮廓,她们所塑造的是凭自己的想象设计出来的有别于传统男性而又没有现实基础的理想王国中的人物。并且刚刚登上五四新文坛的女作家大多是涉世不深,尚未步入婚姻殿堂的女青年甚至是女学生,没有丰富的经验积累,所以就很难塑造出真实可感、有血有肉丰满的人物形象了。

这些多愁善感的女作家,抱着理想,怀着希望,走出家门,呼吸到了新鲜的空气。精彩的世界让她们惊喜,复杂的环境也让她们颇感无奈。她们要把这个多彩的天空描绘出来,也有太多的感慨急于抒发。她们大都受古典诗词的熏陶,古典文学的底子厚实,在进行文学创作时往往通过穿插诗词来传情达意,而不是用“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编”故事来表述思想内容。并且五四女作家拿起笔来进行创作时几乎无一例外地采用便于交流感情的书信体、流露内心感受的日记体、感叹自己身世的自传体和抒发感情的散文体,这种强烈的主观抒情方式,没有给塑造真切鲜明的人物留下拓展的空间,限制了她们的视野,给典型人物的塑造带来了一定的局限性。

但是,如若我们仔细梳理和认真总结,五四女作家笔下的男性形象也是老、中、青、少俱全,官、绅、农、工、商皆有,只是相比较而言,这些男性形象既没有与之相对应的

### 栏目列表 PART LIST

- |     |     |
|-----|-----|
| 徐虹  | 其他  |
| 阎纯德 | 路文彬 |
| 李玲  | 方刚  |
| 舒芜  | 刘伯红 |
| 张李玺 | 陈骏涛 |
| 于闽梅 | 段江丽 |
| 刘慧英 | 张浩  |
| 陆薇  | 佟新  |
| 杨慧  |     |

### 其他相关信息

· 相关其他文章推荐

### 热门其他文章推荐

### 广告赞助商

### 其他文章阅读排

女性形象鲜活生动，栩栩如生，也没有男作家所塑造的同性形象那样棱角分明，清晰可见，给人留下深刻印象。他们从外表到心灵都“站立”不起来，要么是顽固威严的父亲，要么是卑劣猥琐的丈夫，要么是单纯幼稚的书生，很难产生“高大完美”可亲可敬之情，只有一种可憎可怜之感。

## 父亲：攻不破的堡垒

两千多年的封建统治使得中国传统文化积淀深厚，君臣父子之间的等级秩序非常严格。父亲是家庭的最高统治者，向来是权威与尊严的象征。“父为子纲”、“子事父”即“天下之常道”，成了一种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父权制度。对于父权制，著名女性文学研究专家刘思谦是这样解释的：“父权制也就是从没有阶级、没有人对人的统治的原始氏族制社会到等级制的人对人的统治和占有的社会。从血缘关系上看，是从‘知其母不知其父’到父系血缘的子承父业、父死子继的奴隶制的封建宗法制下的‘家天下’社会。”[1] 封建宗法等级专制制度实际上把父子关系规范成了冲突与对立的关系，随着时代的发展，父亲的权威不时受到反叛和颠覆，尊严不时受到挑战和蔑视。在西风东渐、平等自由的潮流冲击下，五四成了一个不孝不肖的时代，催生了大批反抗封建专制、“仇父弑父”的“逆子叛女”，五四儿女以非凡的勇气开始撼动顽固腐朽的父权制度。《家》中出现了“幼稚而大胆的叛徒”，《雷雨》中的父亲周朴园处于四面楚歌、风雨飘摇之中，白薇要打出象征父权制的幽灵塔，鲁迅让父亲“缺席”的方式来表达颠覆父权的意识。因为“父权制对人的统治包括阶级统治、种族统治和性别统治，三者相互依存，相互制约，相互交叉，而性别统治又是其中最基本最稳定的统治”[2]。“在两千年的历史中，妇女始终是一个受强制的、被统治的性别”[3]。对封建专制，争取自由平等，要求个性解放，五四女作家首先在“弑父”这一层面上展开了。

这里所谓的“弑父”，一是将父亲作为父权的载体、权力的象征，对这一顽固堡垒加以攻伐。二是从父亲性别角色内涵和父亲人格出发，对父亲这一伦理道德表率加以拷问。

父权，作为压抑青春生命的力量，“毁灭了一切发展本身的能力”，一直受到五四新文化先驱和新文化论者的抨击和批判。五四女作家是以事件为线索，以人物为依据，通过父子之间的矛盾冲突来批判封建父权和撼动父亲权威的。冰心的《斯人独憔悴》是较早出现的父子冲突的“问题小说”。颖铭、颖石两兄弟因参加学生运动，被身为官僚的父亲停了学业，软禁在家里，发出了“出门搔白首，若负平生态，冠盖满京华，斯人独憔悴”低回欲绝的哀吟。随着新文化运动的发展，爱国运动的深入，传统的父权观念受到猛烈撞击，出现了父子两代之间无法填补的鸿沟。但是封建家长在政治思想观念上的陈腐，经济上的绝对控制，野蛮的父权无限制地施展，残暴地扼杀了年轻一代的蓬勃朝气，将满腔热血的爱国青年，禁锢在顽固的“堡垒”之内。《是谁断送了你》是以父女之间的矛盾冲突批判了父权的专制和落后。怡萱虽然以求学若渴的态度颠覆了“父亲”关于女孩儿“学问倒不算一件事”的观点，维护了女性的受教育权，但父亲只不过想把她塑造成具有“书卷气”的“淑女”而已。所以当怡萱受到莫须有的伤害时，非但没有得到来自父母的保护，反而被粗暴地阻止上学，被禁锢在小家庭的大门之内，以致这样年轻的生命夭折了。

凌叔华的风格温婉含蓄，《一件喜事》通过一个6岁小女孩的所见所闻，揭示了父亲的“喜”是以母亲的“悲”为基础的，讽刺了父亲宿娼纳妾的荒唐行为。《八月节》则写了父亲所拥有的多妻多子的“特权”，并且爸爸即使见到自己的孩子，“也还分不清谁叫凤儿，谁叫珍儿呢”。则揭示了父亲的冷漠和孩子对父亲的淡漠即父亲与子女之间的隔阂。

庐隐则不像冰心和凌叔华那样理智和温和，她是一个挑战父权的勇者，对腐朽残暴的封建权威和荒淫堕落的“父德”、“父道”进行了无情的揭露和严厉的批判。《父亲》《一个病人》《秦教授的失败》等都为我们提供的是道德堕落、无情无义、无恶不作的父亲形象，尤其是《父亲》中的“父亲十六七岁的时候，就不成器，专喜欢做不正当的事情，什么嫖呵！赌呵！”并且坑蒙拐骗，虚荣下流，“喜欢说大话”，吸食鸦片。“极富于热烈情感”、“很有志气的”母亲因嫁了这样一个“没有真情又不成器的丈夫”“抑郁而死”。母亲尸骨未寒，父亲就娶了暗娼，又隐瞒婚史，骗娶比自己小十六七岁的富家独生女并得到大笔财产。庶母悲愁恬静，多情美丽，“我”不禁热烈地爱上了她。但有情人未能成为眷属，年轻的庶母终因受父亲的伤害太深也抑郁而死。表面上看，作品是写人伦、爱情及父子冲突的，实际上这是新旧思想、新旧道德的较量，是对父亲权威的巨大挑

战，也是对道德堕落的父辈的审问和批判。通过“我”的大胆纯洁和庶母的幽怨美丽，父亲的荒淫丑恶也就暴露无遗了。

从这些“父子之战”的文本中可以看出，子辈们敢于大胆地质疑和挑战父权，与不可侵犯的家长抗衡，但最终都是以子辈们的失败而告终，这说明封建势力还非常强大，父权地位依然稳定和顽固。颖铭、颖石空有一腔报国热情，但在强势的父亲面前显得心虚气短，只能在铁栅围墙内低回哀叹。《父亲》中“妻”和“子”都不是父亲的手，最后“妻”与“子”一亡一败，才结束了这场父子冲突。《秦教授的失败》之所以失败，他也只是停留在“未来的新中国，绝不是祖父和父亲的所有品”的语言层面上，虽然预示了光明的前景，但对改变现状尚未采取有力的措施和行动。《一件喜事》中的凤儿懵懵懂懂，糊里糊涂地为父亲纳妾而磕头道喜，她连反抗的意识还没有形成，谈何行动？当然作者所要表现的是男权制度下女性的悲苦命运。在“民主”、“科学”新思潮的启蒙下，五四儿女觉醒了，但在争取自由的道路上困难重重，反抗的力量单薄微弱，在政治、经济、伦理等方面都处于父强子弱的状态之中。政治上，身为官僚的父亲与各种势力相互勾结，儿女的言语行动、身心自由都在父亲的掌控之中，稍有反抗就遭到严厉呵斥或粗暴干涉。经济上，觉醒的青年尚未独立，他们举手投足都要获得家庭的经济支持，生存权掌握在父亲手里，也就无法毅然决然走出家门，与父亲决裂。思想上，他们从小受诗书经传的熏陶，讲究礼仪贤孝。虽然有独立自由的要求，却又遵守封建礼法，《海滨故人》中云青的一段话恐怕表达了当时青年的真实心声：“云自幼即受礼教之熏染。及长已成习惯，纵新文化之狂浪，汨没吾顶，亦难洗前此之遗毒，况父母对云又非恶意，云又安忍与抗乎？”即使是左翼文学《打出幽灵塔》，月林最终打出了象征压迫妇女的父权制度——幽灵塔，却付出了生命的代价。传奇才女张爱玲虽然竭力贬抑父亲形象和猛烈鞭撻父权地位，也无法攻破和颠覆父亲这座顽固的堡垒。

#### 丈夫：靠不住的靠山

“自有史以来直至鸦片战争前夕，中国那种精耕细作的农业特点、自给自足的经济形势、稳定有序的家庭——宗法秩序，连同其以天子为中心的政治制度，以儒家为主导的社会伦理纲常等等，虽因朝而异，但并未发生过结构性的改变。因而在两千年的历史中，妇女始终是一个受强制的、被统治的性别”[4]。“三纲五常”只是反映了封建社会中君臣、父子、夫妇之间的一种特殊道德关系和人伦关系，而“三从四德”则完全是为了适应父权制家庭稳定、维护父权/夫权家族利益需要，根据“内外有别”、“男尊女卑”的原则，由儒家礼教对妇女的一生在道德、行为、修养等方面进行的规范要求。“在家从父、出嫁从夫、夫死从子”是一个女性生活历程的全部和完整过程。所以，女子出嫁，只是由父权之下转移到夫权之下，夫代替了未嫁时的父。也因此，女子出嫁时，父母往往告诫说：“必敬必戒，无违夫子”（《孟子·滕文公》下）。古人对“妇”也作了解释：“妇，服也。”（《说文》）“妇之言服也，服事于夫也。”（《尔雅·释亲》）说明女性自始至终，自生至死，皆在男人意志与权力支配之下，无独立意志可言。文学革命先驱鲁迅说：“女人的天性中有母性，有女儿性，无妻性。妻性是逼成的，只是母性和女儿性的混合。”[5]女子在家靠父母，出嫁靠丈夫，都是女儿性，都是依赖和服从。养了孩子以后，当了母亲，就有了抚爱子女的母性。但妻子对丈夫，不过是一种从属关系，不是平等真正的爱情，鲁迅称之为“无妻性”。

现代女作家从母辈、祖母辈那里深刻了解到这种不平等的婚姻关系对妇女的欺压和毒害，深切感受到旧式女性屈从、隐忍的家庭地位、苍白单调的情感生活和悲苦凄凉的命运，于是，借着新浪潮的吹拂，凭着新女性的胆识和学识，对不合理的婚姻制度和不平等的夫妻关系加以阐释，发出质疑，进行挞伐，撕开了封建夫权虚伪的面纱。

凌叔华出生于高门望族，深谙在“宗法社会思想下的资产阶级的女性生活，资产阶级女性的病态以及资产阶级的女性被旧礼教所损害的性爱的渴求和资产阶级青年的堕落”，所以她的作品都真实而又艺术地表现了资产阶级的生活和家庭琐事——“太太、小姐、官僚以及女学生，以及老爷少爷之间，也兼写到不长进的堕落的青年”。“至于两性的关系，她也说明是不可靠的”，“资产阶级的两性关系，不过是泄欲的机器，鉴赏的玩意儿，与生活的依赖，虚荣的靠背罢了”[6]。

是的，凌叔华为我们塑造了一大批光彩夺目的人物形象，尤其是上层阶级家庭中小姐、太太的生活写得更加真切动人。她不同于冯沅君的作品，大部分是父亲“缺席”；也有别于庐隐的创作，父亲或“缺席”或“丑恶”，而是大多数家庭成员“齐全”，老爷、少爷可与太太、小姐“平分秋色”。她笔下的太太们，无论是初次出嫁的女子，还

少爷呵与太太、小姐“平分秋色”。她毛下的太太们，无论是初为人妇的女子，还是拖儿带女的主妇，无论是旧式家庭的传统女人，还是新式家庭的知识女性，虽然衣食无忧，物质富足，但精神世界空虚，感情生活苍白。因难以揣摩和把握丈夫的心思，故此对自己的家庭地位时时产生一种危机感和不稳定性，对自己在丈夫心目中的形象也时时产生不自信感。《中秋晚》是写在夫妻新婚的第一个中秋节晚上，丈夫敬仁因为去料理干姐的后事而没有吃上太太精心准备的团鸭导致家庭破裂。这自然与敬仁太太的迷信无知、愚昧守旧、唠叨怪罪有关，而主要还是敬仁没有肩负起家庭的责任所造成的。对于敬仁太太来说，她只是希望团节能吃上团鸭、团圆宴，以期家庭团圆和睦兴旺，并不是忌妒敬仁看望干姐或恶意阻挠而有意拖延时间；对于敬仁来说，干姐婚后一年守寡，无儿无女，无依无靠，固然可怜，但只是没有能够看到干姐最后一眼而遗憾，并不是耽误时间而错过医治良机，更何况尽心尽力为干姐料理后事，大可不必对妻子的埋怨就不理不睬，不依不饶。妻子委屈哭泣，他没有给予安慰；妻子愤然回娘家居住，他不但不去看望接回，反而逛游艺园，听戏，看时髦女人。丈母娘把女儿送回家后，他依然我行我素，甚至变本加厉，吃喝玩乐，典当家产，连怀胎七个月的婴儿也因中梅毒死掉了。由此可见，敬仁本就是一个荒唐龌龊之人，对家庭没有道德责任感，对妻子更谈不上体贴和尊重。他的一言一行，都要妻子毫无条件地服从，他的所作所为都要妻子毫不犹豫地拥护。稍作反抗，只因夫妻间的一次龃龉所有一切顷刻间便荡然无存。敬仁太太谨小慎微，小心翼翼，忍辱受辱，一心想维持家庭，留住丈夫。尽管全身心地投入经营，但最后还是家散了，人走了，她的身心无所寄托，无所依靠，处境无限凄凉。

《女儿身世太凄凉》从题目我们就已经知道女性悲凉的命运了，女儿身世之所以悲凉同样来自封建夫权的压迫。婉兰贤淑美丽，顺从父母的包办婚姻，婚后却含冤受屈。为了生存，她便讨好婆婆，取悦丈夫。丈夫在外面逛堂子、玩窑姐，她根本不敢过问。婆婆不怪自己的儿子不争气，反怪她看不住自己的丈夫，整天闲言碎语，气得她“没有一天不哭两三次的”。婉兰的姨娘——父亲的三姨太，市民出身，被骗来当妾，同样忍气吞声地活着。表姐虽然极力反对包办婚姻，主张恋爱自由，却无法在社交公开中取得真正的男女平等的地位，受到诋毁诽谤激愤而死。当时的社会为男子提供了为所欲为的权力，荒唐堕落，谈何责任心？旧式女子完全丧失自己的独立人格和自由意志，可还是无法满足丈夫的要求，不悲凉又怎样？

《花之寺》则写了一个浪漫的以喜剧收场的故事。妻子燕倩为了维护小家庭的和睦、温馨，以另一个女子的口吻给丈夫幽泉写了一封信，约他在花之寺相见。丈夫怀着做一次“奇美的梦”的热望按时前往，结果发现原来是妻子同他开了一个小小的玩笑，两人相视而笑。小说与其说辛辣地调侃了男主人公的心猿意马，不如说含蓄地嘲讽了夫妻间的不信任和相互猜测。这一回是“一笑解忧愁”，但夫妇间隐伏的情感危机并没有真正化解。从幽泉收到情书时喜不自禁和激动渴望的反应中就可以看出他不是乐不思蜀，而是得陇望蜀。如果一旦再来机遇，丈夫的奇思艳想又会付诸行动了。在《女人》中的丈夫就是这样做的，虽是喜剧结局，其实妻子虽胜犹败，难免让人有几分酸涩和担忧，幽泉是燕倩的终身依靠吗？

庐隐不仅是“弑父”的勇者，也是“抗夫”的先锋，同挑战父权一样，对封建夫权也进行了猛烈的抨击和强烈的控诉。庐隐从女性经验出发，站在女性的立场上，在两性关系领域中勾勒了一系列欺侮诱骗女性的男性形象，揭穿在男权意识保护下，以自由恋爱、男女平等为幌子的男子逐利猎艳的卑劣行径。《兰田的忏悔录》中的兰田，在继母的冷眼中长大，由父亲做主许配给一个已有三个如夫人的纨绔子弟。她大胆抗争，独自离家闯荡，到北京求学。可真是“出了火坑又沉溺水坑”，受过高等教育的何仁和王义两个“狡猾而残忍”的青年热烈地追求她，用冠冕堂皇的语言称赞她。所有这些只不过是骗取兰田的信任进而骗取钱财，尤其是何仁，当初兰田有余款有进项的时候，他甜言蜜语天天缠着她，等到钱花完了，也见不着他的踪影了。而且和兰田订婚不久就与另一美丽女子恋爱结婚，置兰田于绝境而不顾。由此兰田激愤绝望地叫道：“不能再妄想从男人们那里求乞恩惠，如果男人的心胸，能如你们所想象的伟大无私，那么，这世界的一切梦幻，都将成为事实了！”这与其说是兰田的忏悔录，不如说是女性对何仁之有、忘恩负义的男性的血泪控诉史。

如果说何仁、王义是穿中山装的“中山狼”，那么张道怀则是穿西装的“陈世美”了。李秀贞（《时代的牺牲者》）是个手工教员，望眼欲穿地盼望留洋的丈夫张道怀归国回家，以享团圆之乐，而整整九年盼到的却是被遗弃的悲苦。张道怀以留洋镀金为傲，追名逐利，骗取醉心于自由恋爱的有钱有貌的年轻女子林雅瑜的爱情，把含辛茹苦的贤惠妻子遗弃了。在当时那样的社会环境下，丈夫朝三暮四，见异思迁，始乱终弃，妻子只能是身

心交困，空落落没有依靠漂泊无定了。

庐隐既是一个受时代虐待的女性，又是一个叛逆时代的女性。她从自己的切身经验出发，探究了男女之间的主从关系尤其是女性被绳索所束缚仍然没有得到根本改变的原因。

传统的婚姻模式和家庭生活模式束缚了女子的手脚，而拓宽了男子的天地。青年女子凭着胆识，冲破牢笼，获得自由。可是刚刚去了旧怨，却添新愁。沁芝、亚侠、沙侣等都无法进入丈夫的“主流”社会而游离于时代生活之外，或者时常独自一人面对庭院，百无聊赖，生活味同嚼蜡；或者家务缠身，相夫教子，生活愁苦劳碌。她们“回顾前尘，厌烦现在，恐惧将来”，不知何处是归程。这一方面来自她们内心的感受，是梦醒了无路可走的子君。另一方面“男主外，女主内”的传统家庭观念在男子的心目中根深蒂固。在他们看来，女子结婚以后就应该退出社会活动的舞台而回到家庭劳动的场所。致使女子的生活轨迹画了一个圆圈，从起点又回到起点，不仅什么都没有改变，反而更增添了一层被社会抛弃的感觉，“成了新旧所不容的堕落人”。家庭生活令女性失望，不尽如人意，在对待爱情上也不得不委曲求全。女青年们从因“不能容忍第三者”而逃婚，到只要有爱情，即便“使君有妇”也不在乎，再到“姐姐，我们是一样的不幸呵！”同病相怜的命运结成同盟，共同谴责“没有品性的男人”。可以看出，愚弄女子的一夫多妻的封建余孽几乎让女性点头认可了，这不健康的爱情婚姻状况怎么能使她们保持心灵的宁静，生活的安稳呢？男子与女子相比那就大不同了，“本来男子们可以不讲贞操的，同时也可以狡兔三窟式地讲恋爱。这是社会赋予他们的特权，他们乐得东食西宿”。他们在传统观念和现代思想的双重保护下，或骗婚骗情，谋取钱财；或猎艳逐奇，始乱终弃；或旧情新欢，妻妾同室。这样的男子是女子们心灵的寄托、生活的依靠吗？

没有独立的经济基础，使女性不得不处于不稳固的从属地位。“女子不事生业，嗷然待哺于人，一生之苦乐，胥视一人之好恶”[7]。“女子得了职业，然后经济方能独立，经济独立以后，自然可以增高妇人解放的势力”[8]。凌叔华笔下不管是旧式家庭中的已婚女子，还是新式家庭中的知识女性，她们都是在家做“全职太太”；庐隐为我们塑造了一批有理想、有抱负、有追求的时代女性，但她们一旦结婚，也就“失业”在家。著名女报人吕碧城曾说，女子“必能自养而后能自立，能自立而后能讲立身之道”

[9]。而她们没有独立的经济地位则不能自养，不能自养就无法自立，不能自立谈何立身之道。所以她们一面过着孤独寂寞的生活，一面在寂寞无聊中想方设法保住自己并不稳固的从属地位，挽住和依靠那“不成器”的丈夫。

### 恋人：信不过的“信士”

五四新文化运动打破了女性历史的“女奴时代”而走向“女人时代”，所以这一时期是一个唤醒女性意识而又大力张扬女性意识的时代。五四女作家从亲身经历出发，抒写新女性大胆追求自由甜蜜的爱情，热切向往美好幸福的生活，也揭示情感与理智的矛盾，自由恋爱与旧式家规的冲突，从中凸显强烈的女性意识和鲜明的女性形象。然而女性意识越强，表现的男性形象则越弱，作为女主人公恋爱对象的男子，大多形象模糊，思想简单，行为懦弱。有的对爱情忠贞，以身殉情，虽然令人可敬可佩却不感到可依可靠；有的外表潇洒，相貌俊朗，令人倾心向往，而所作所为却可恶可鄙；有的礼貌待人，绅士风度，虚假做作的所谓西方文明又令人可疑可叹。

冯沅君是五四运动以后“毅然和传统战斗”的一位女作家，她的作品通过男女主人公的婚姻悲剧，写出了当时青年人对封建婚姻制度的勇敢反抗及对爱情与自由意志的热烈追求。但无论是对自由恋爱的热切，还是对旧礼教的抗争，女主人公要比她热恋的恋人表现得大胆、热烈、坦率、钟情，男主人公显得缺乏智慧和能力，表现出不知所措，无可奈何。《隔绝》中女主人公给恋人士轸的信中说：“对于我们神圣的爱情，你现在也许悲悲切切地为我们的不幸命运痛哭，也许在筹划救我出去的方法，如果你是个有为的青年，你就走第二条路”。从作品的结局来看，显然他不是个“有为”的青年，关键时刻没有挺身而出，没有给予行动上的力量和支持。女主人公被母亲“隔绝之后”，因失去逃走的机会而服毒自尽，男友闻讯赶来抚尸殉情。虽然这一举动令人感动和钦佩，但很难起到榜样的作用，令人鼓舞和振奋。男主人公勇敢而不坚强，有胆量而无策略，这不仅仅使女主人公感到无助、乏力和失望，他们的爱情悲剧也是不可避免了。

冯沅君为我们抒写的是一段铭心刻骨的爱情，一对矢志不渝的恋人，最后双双殉情，是因为男青年心有余而力不足，缺乏拯救女性命运的能力，态度倒还端正诚恳。而凌叔华在《吃茶》中写的则是一厢情愿的感情，没有恋情的恋人，最后男女主人公因误会不欢而散。若影小姐错把留洋学生王斌高雅、热情、殷勤的洋式礼恭误认为多情的表示而暗怀期

散。芳影小姐错扎雷子王斌高症、热情、殷勤的件式件式误认为多情的表示而暗怀期待，不料一周后却接到王斌婚礼的请帖，女主角只有泪洒衣襟。当然对芳影小姐的春心萌动不该嘲讽，那是一种出自青春生命向往异性的本能的正常情感。按说对王斌的文明举止也无可厚非，那是待人接物比较常用的礼节。可是王斌过分“开放”的礼貌行为，在当时“男女授受不亲”的道德伦理观念还盘根于人们的头脑之中时，对于刚刚走出闺房的年轻女子来说，发生误会情理之中的事。在电影院，王斌“用神”与芳影谈话，“用心”给她翻译英文字幕，给她“倒茶，拿戏单，捡掉在地上的手帕”，帮她穿大衣。去公园时，王斌也是处处用心，上下车扶，过桥时搀，且提了她的手袋及大衣紧紧相随。如果大献殷勤还只是出于礼节形式的话，那么很“留心地听”她说话，“笑微微地望着她”，这恐怕是在传情了，难怪芳影把他看成“假想情人”。更何况在芳影之前，他用同样的方式已经引起一位黄姓小姐的误会了，并且也没有向芳影流露出他已有未婚妻的任何信息。其实王斌是生于中国，长于中国，只是出外留洋几年，他的生活习惯和处事习俗也都是“中国式”的，可偏偏对待年轻女子采用那些不中不西、不土不洋的礼节故弄玄虚，不得不让人怀疑他的动机和人品。也许王斌只是炫耀他的与众不同和绅士风度，可是生搬硬套所谓的西方现代文明，就显得虚假做作了。既然是虚假做作，就很难获得人们的信任。

如果说王斌的诚信度还只是令人怀疑的话，那么庐隐笔下一些女子的恋爱对象则是完全失信的恋人。女大学生松文以身相许，报答已有妻室的海军部军官赵海能的救命之恩，赵海能不仅坦然受之，而且想长期霸占她，绝对不允许她和别人接近。可偏偏有一美少年爱上了松文，他关心她，体贴她。但当他了解了真相后，就“渐生了鄙薄松文的念头”，再一次把松文陷入尴尬无爱的深渊。两个性格、职业、年龄等各不相同的男人对同一弱女子采取相同的态度，说明男权中心和男性霸权对女性的压制。也正因如此，赵海能以及那个少年男子对松文的追求都不是以爱情为基础的。赵海能狭隘、自私、狠毒，那位少年浅薄、胆小、无主见，而他们都竭力放大或全力行使男人的权力，尽力缩小或完全隐没男人所应该担当的责任和义务，他们就成为了没有爱心的恋人，无情的情人。

在男权社会中，男子不是因爱生情，而是由貌而爱，以貌“娶”人。《海滨故人》中，朱心悟已经与一个叫王文义的青年恋爱订婚，可她因为突然出天花使脸上落了许多麻点，导致与重貌轻才的男友分了手。容颜已改，情爱也就不存在了。身体的病痛没有夺去心悟的生命，而心灵的折磨却使她伤痕累累。作为女子没有了容貌也就失去了生命存在的价值，心悟这个“极活泼勇进的人”，被无情的男权折磨得身心交瘁，备感前途茫茫。

丁玲在文学的舞台上一出现就显得与众不同。她不再描写被男权奴役下的女性的悲悲切切的凄苦命运，而是通过批判男性、否定男性、蔑视男性来彰显自己的女性意识的觉醒；女性也不再是被摆布、被选择、被审视的对象，而是站在女性的立场上大胆地审视和观照男性世界；对待恋爱、婚姻等问题，也不再是委曲求全，而是宁为玉碎、不为瓦全；女人也不再是被男人随便遗弃的怨妇，而是敢于主动放弃的新女性。作家通过女性的爱情观和人生观，来反照男性的道德标准以及塑造男性形象。

《梦珂》的情节并不奇特，讲述一个破落封建家庭的女儿梦珂走出家庭步入社会最终沦落的故事。刚从法国归来的二表哥晓淞和留法油画教师澹明同时追求梦珂，但衣着得体，脸上永远挂着谦和微笑的表哥，认为爱情只不过是生活中的一种装饰，是一种“高尚”的、“细腻”的享乐，澹明也只是欣赏梦珂的青春和美貌。两人对于梦珂的态度，也不是因爱而公平竞争，而是各自显示勾引女人的魅力。晓淞和澹明是接受了个性解放、现代婚恋观念的中国青年，但他们把西方自由散漫的思想和中国传统男子狎妓的心理即东西方的糟粕糅合在一起，逢场作戏，追求浪漫，即使是表妹也满不在乎，寻得一时之开心。

一提到《莎菲女士的日记》，我们就知道莎菲是一个“心灵上负着时代苦闷的创伤的青年女性的叛逆的绝叫者”[10]。莎菲为何如此苦闷呢？源自于女性意识的真正觉醒，源自于正确的、进步的婚恋观，还源自于她对男人的失望。按说莎菲应该满足和幸福，父亲、姐姐和朋友都很爱她，她身边还围着“爱我的和我爱的”两个男人，一个是爱她的苇弟，一个是她爱的凌吉士。苇弟比莎菲大四岁，“是一个例外的老实人”，也确是一个长不大的小男人，性格懦弱，缺乏阳刚之气，与众不同之处也是他最大的特点就是哭，遇事必哭，没有任何处世智慧和应变能力。他单纯善良，对莎菲百依百顺，甚至处处陪着小心。他一心一意地爱着莎菲，“只要你过的比我好”也就心满意足。他的这种无私的爱对莎菲来说，不是一种心灵的愉悦，而是一个心理负担。他不知道也想不起应该走进莎菲的内心世界，了解她的感受和愿望，也不懂得爱是心与心的默契并由此而产生的信心与激情。苇弟只能是一个忠实的朋友，一个模范的丈夫，但绝对不是一个知心的恋人。华侨青

年凌吉士是完全不同于苇弟的另一种类型的人，所以莎菲从看到他的第一眼起就疯狂地爱上了他。他潇洒风流，俊美富有。有颀长的身躯，白嫩的脸庞，红红的嘴唇，柔软的头  
发，闪耀人的眼波，极富个人魅力。莎菲想尽办法接近他，追求他。但很快就把莎菲推  
向了矛盾痛苦的深渊，因为凌吉士老于世故，工于心计。他懂得她，理解她，但他利用她，  
不尊重她。他的志趣是经商，他需要的是金钱，他所谓的爱情“是拿金钱在妓院中，去挥  
霍而得来的一时肉感的享受”。如果说他的理想莎菲还能接受的话，那么他的生活方式和  
爱情模式是莎菲无论如何也无法忍受和苟同的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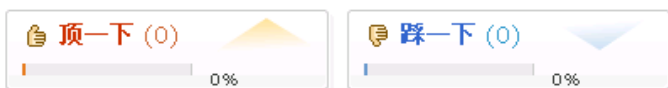
苇弟和凌吉士两个青年，一个无私，一个自私；一个苍白无力，一个丰仪俊朗；一个爱  
她不知她，一个知她不懂她。而偏偏她所要的是理解她、懂得她，心心相印、相互拥有的  
爱情，注重的是心与心的沟通，灵与肉的契合，精神上的愉悦，而不是毫无意义的名分或  
名分上的地位，或者有名无实的感情，或者逢场作戏的嬉戏。所有这些也是仅此而已，好  
心的苇弟和佳貌的凌吉士都不能给予她，则使她百般地矛盾、痛苦和失望了。五四时期  
的女作家为中国现代文学的人物画廊奉献一批个性鲜明、光彩照人的女性艺术形象的同时，  
也刻画了一些顽固威严的父亲、卑劣猥琐的丈夫和单纯幼稚的恋人等不同类型的男性形  
象。尽管这些男性形象既没有与之相对应的女性形象鲜活生动，栩栩如生，也没有同时期  
男作家所塑造的同性形象那样棱角分明，清晰可见，却也从中彰显了女性在当时情况下的  
社会生活、社会地位、精神面貌、理想追求和对男人的愿望与要求以及男人在女性心目中  
的形象与位置，反映了女性在社会发展中的价值和地位。

#### 参考文献：

- [1] 刘铁群. 父权制男女不平等的根源 [J]. 广西党史, 2006 (3):18.
- [2] 郭力. 综合与超越 :女性文学研究方法论的讨论——文学研究方法论研讨之四 [J]. 文艺评论, 2001(2):
- [3] 孟悦, 戴锦华. 浮出历史地表 [M].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4:2.
- [4] 孟悦, 戴锦华. 浮出历史地表 [M].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4:2.
- [5] 鲁迅. 鲁迅杂文全集 :而已集 ·小杂感 [M]. 郑州 :河南人民出版社, 1994:298.
- [6] 黄人影. 当代中国女作家论 [M]. 上海 :上海书店, 1985:260-262.
- [7] 吕碧城. 兴女学议 [N]. 大公报, 1906-02-20.
- [8] 汤鹤逸. 妇人问题 [N]. 晨报, 1926-03-30.
- [9] 吕碧城. 兴女学议 [N]. 大公报, 1906-02-20.
- [10] 尤敏, 屈毓秀. 中国女作家小说选:上 [M]. 南京 :江苏人民出版社, 1981:153.

【责任编辑王涛】

(责任编辑: admin)



分享到: [QQ空间](#) [新浪微博](#) [开心网](#) [人人网](#) [百度搜藏](#) [豆瓣](#) [腾讯微博](#)

☰

- 上一篇: [沈涛: 困境与挑战——关于中国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思考](#)
- 下一篇: [陈忠坤: 女性文学认识价值初探——以 20世纪90年代女性文学为例](#)

#### 文章特别说明

此处放横条广告

◎ 广告赞助

◎ 最新评论

[查看全部评论 >>](#)

### 谈谈您对该文章的看法：

评论内容：

评论内容：

匿名?  中立  好评  差评

[发表评论](#)

\* 请注意用语文明且合法，谢谢合作 审核后才会显示! Ctrl+回车 可以直接发表

### ◎ 阅读说明 READ EXPLANATION

- ◇ 推荐使用网际快车下载本站软件，使用 WinRAR v3.10 以上版本解压本站软件。
- ◇ 如果这个软件总是不能下载的请点击报告错误,谢谢合作!!
- ◇ 下载本站资源，如果服务器暂不能下载请过一段时间重试!
- ◇ 如果遇到什么问题，请到本站论坛去咨寻，我们将在那里提供更多、更好的资源!
- ◇ 本站提供的一些商业软件是供学习研究之用，如用于商业用途，请购买正版。

[关于我们](#) | [版权说明](#) | [免责声明](#) | [联系我们](#) | [网站地图](#)

Copyright 2005-2008 All Right Reserved 北京语言大学性别文化研究办公室 京ICP备09012027号 Power by DedeCms

免责声明：本站部分资源来源于网络，如有侵权，请 [点此联系我们](#)，我们将会尽快处理，谢谢!

基于：DedeCms 设计：理想网络